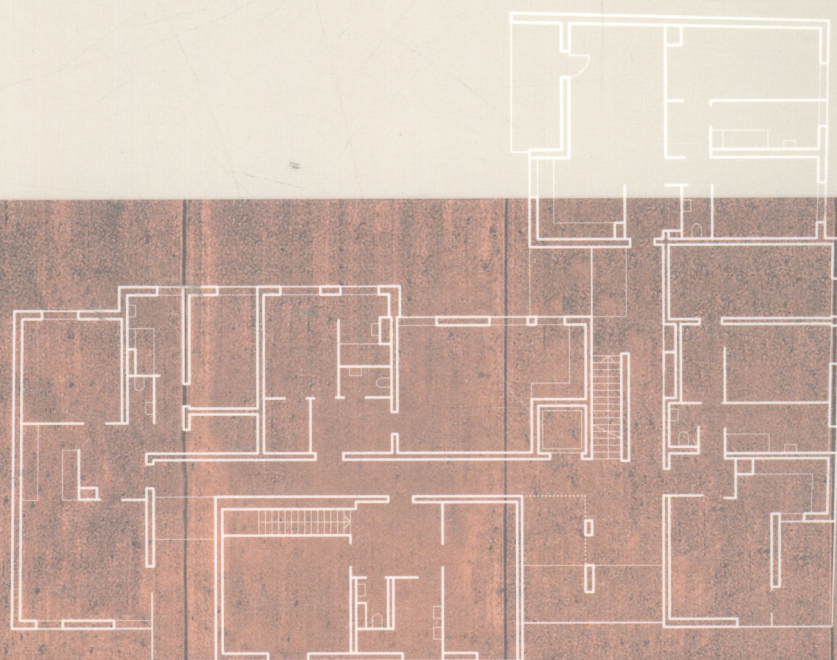


DETAIL 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多代住宅

Housing for People of All Ages

克里斯汀·史蒂西 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DETAIL 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多代住宅

in **DETAIL** Housing for People of All Ages

DETAIL 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多代住宅

灵活性·无障碍·适宜老年人

克里斯汀·史蒂西/编

王咏勇/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Integriertes Wohnen / Housing for people of all ages
by Christian Schittich (Ed.), published in 2007
by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Architektur-Dokumentation",
München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著作权合同登记06-2009年第12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代住宅/(德)史蒂西(Schittich, C.)编;王咏
勇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5

(DETAIL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Housing for People of All Ages

ISBN 978-7-5611-4708-5

I.多… II.①史…②王… III.住宅-建筑设计-作品集-世界-现代 IV.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0948号

出版发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软件园路80号 邮编:116023)

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230mm×297mm

印 张:10.75

出版时间:2009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红颖 房 磊 张昕焱

封面设计:苏儒光

责任校对:邹 玲

书 号:ISBN 978-7-5611-4708-5

定 价:168.00 元

发 行:0411-84708842

传 真:0411-84701466

E-mail: a_detail@dutp.cn

URL: http://www.dutp.cn

目录

适合老人居住、集合型、灵活性 Christian Schittich	6	马格德堡的老年人中心 löhle neubauer architects, 奥格斯堡	92
集合型居住方式 Peter Ebner	8	Neumarkt am Wallersee的老年人住宅 Kada + Wittfeld, 亚琛	98
项目汇总	22	Steinfeld的老年人中心 Dietger Wissounig, 格拉茨	102
维也纳的“Sargfabrik小姐” BKK-3, 维也纳	24	上京的可走动人群日间护理中心 Toshiaki Kawai, 京都	108
斯图加特的多代住宅 Kohlhoff & Kohlhoff, 斯图加特	30	Gastadt的住宅 Florian Höfer, Oberneuching	112
维也纳的多代住宅 Franziska Ullmann and Peter Ebner, 维也纳	34	Waldzell的多代住宅 Helga Flotzinger, 因斯布鲁克	114
维也纳的公寓建筑 PPAG Architects, 维也纳	40	达姆施塔特的多代住宅 Kränzle + Fischer-Wasels Architects, Karlsruhe Klotz + Knecht Architects, 达姆施塔特	118
埃施魏勒百货公司翻新 BeL, 科隆	44	慕尼黑的都市住宅 Fink + Jocher, 慕尼黑	122
斯图加特的社区中心 Lederer + Ragnarsdóttir + Oei, 科隆	50	弗莱堡多代住宅开发项目 Pfeifer Roser Kuhn, 弗莱堡	128
苏黎世的老年人公寓 Miller & Maranta, 巴塞尔	56	威斯巴登的住宅开发项目 Dietz Joppien, Frankfurt am Main	132
伯尔尼附近Multengut老年人住宅 Burkhalter Sumi Architects, 苏黎世	62	伊彭堡的住宅开发项目 van den Oever, Zaaijer & Partners with John Bosch, 阿姆斯特丹	136
阿利坎特的住宅开发项目与老年人护理中心 Javier Garcia-Solera Vera, 阿利坎特	68	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建造房屋 Joachim F. Giessler	142
鹿特丹的高层公寓建筑 Arons en Gelauff architecten, 阿姆斯特丹	72	无障碍设计以及新老建筑的建造 Lothar Marx	148
Domat/Ems的老年人住宅 Dietrich Schwarz, Domat/Ems	76	厨房和浴室亦是生活空间 Eckhard Feddersen, Insa Lüdtké	156
Lich的老年人中心 Pfeifer Roser Kuhn, 弗莱堡	82	索引	164
Henza岛上的“长屋” Kawai Architects/Toshiaki Kawai, 京都	88	作者介绍	170
		参考文献	
		图片鸣谢	172



适合老年人居住、集合型、灵活性

Christian Schittich

近几年来，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生命期望值的增长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了我们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新的策略来回应这个变化。对于房屋建造来说也是如此，必须有创新方案对此做出回应。集合型居住理念就是面对挑战所产生的回应之一。

例如，作为多代人居住房屋类型的集合型住宅设施意在为老年人提供一个社会环境，以鼓励他们融入社会，这较以往专为老年人建造的设施显得更有优势。同时，多代人居住房屋能让老人常住家中并过着随意的生活。

即使撇开集合型居住与老年人融入社区的话题，其他社会变化也需要新的居住理念。传统的家庭模式在我们眼前渐渐分解，正被更多的单身、丁克和单亲家庭所取代。与此同时，新移民和残障人士的融入也变得重要起来。根据定义，集合型居住就是使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就是让不同的人住在同一建筑中，目的是互相扶持和帮助。集合型居住意味着公共居住设施、多代人适用的房屋、无障碍住宅和家庭式房屋；再延伸来说，它还暗指居住空间附近的休闲和工作设施。

对于老年人的集合型居住方式，直观上来说就是在所居住的公寓中配有提供护理服务的特殊设施。由于集合型建筑有多种表现形式，本书将通过具体案例加以说明和分析，如房屋建造商会考虑婴儿车和轮椅、配置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家居，所有的一切都是使现有

房屋显得现代化，对所挑选的项目也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概述。而在这里，我们则把重点放在老年人的住所上，它们理应得到特别的关注。

建筑的规划和理念是最重要的，而具体的建筑构造也应当受到重视，本书将会具体探讨这一问题。特别是无障碍住宅，例如，针对阳台和天井的过渡所采用的具体解决方案将被着重介绍。在本套丛书中，一系列专业文章将介绍建筑的背景并提供有价值的规划技巧。Peter Ebner在导言中定义了集合型居住这一概念，并对相关类型加以简要分析。余下的章节则分析了构建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房屋构造方面的要求，如浴室和厨房的特殊要求、无障碍设计和新老建筑的构造。



集合型居住方式

Peter Ebner

Roman Höllbacher
Markus Kuntscher

主题模式的住宅项目

近年来，新的建筑理念和主题已经融入住宅建筑中。具有生态学概念及可持续性发展特征的建筑，适合老人、妇女儿童和残障人士居住的房屋，禁止机动车的节能住宅开发项目（被动建筑、低矮建筑或者零能耗建筑）开始成为业界新宠。换句话说，就是具有特定主题的住宅开发项目迅速发展起来，在房地产开发商中开始流行。我们通常认为社会学家、趋势分析家和预言家们能支配社会的节奏与主题。然而另一种传统形式的革新正在发生：先是一小部分人因自身受到困扰而发现问题，然后言辞激烈并坚忍不拔地让社会了解问题所在。还记得当初那些激进主义分子刚开始做有关热泵的实验并改进了保温技术时，只是被嘲讽为“环保激进分子”。而如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已被纳入房屋构造标准条文中。同时，住宅建筑的主题导向计划也迎合了我们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特征。不同层次且个性鲜明的建筑风格满足各色目标群体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需求。而在“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¹与“新法兰克福（Das Neue Frankfurt）”²影响下所建造的工人公寓和作为战后重建计划的“新家园（Neue Heimat）”及其他公共房屋的构造都已经变成了不可复制的历史。主题性或项目导向性住宅项目开发的另一意义在于试验具有创新意识的解决方案，并将之推广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然而新的模式也同样面临着风险——极有可能沦为一片覆盖在有强烈需求却极易被忽略的建筑结构调整上的遮羞布。可以这样说，特定主题的住宅开发项目恰恰折射出建筑行业创新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来自建筑师、开发商、发起人、金融家及政府官员）。奥地利新锐建筑事务所（BBK-3）的建筑师Franz Sumnitsch在谈及“棺木制造工厂（Sargfabrik）”计划的出炉时说：“对一群80多岁的老年人而言，居住方式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追求房屋面积。为了了解真正的需求，我们必须把整个体制由内而外地展现出来。在严苛的建筑业内要确立我们的优势，第一步就是创立一个房地产开发协会。”³

据此理念而成立的集体生活风格协会（Verein für integrative Lebensgestaltung）选址于奥地利帝国最大的棺木制造工厂旧址所在地，这是真正的奥地利超现实之地，工厂专为皇亲国戚设计制造棺木，而协会建筑本身则具有近十年来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住宅开发项目的外观。协会富有策略地将整个区域称为“民用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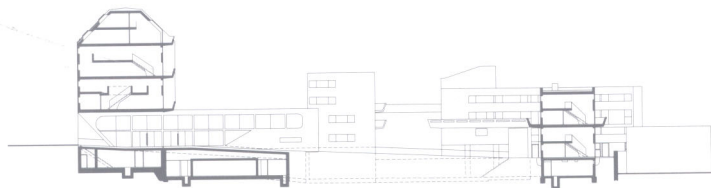


图2.2

（Wohnheim）”，此举不仅使它享有政府津贴，还使它免于如同其他国有资助住房被严苛地指导画完建筑平面图的命运。目前，“替代团体”“住宅协会”和“住宅团体”等作为实体与专业开发商一样成功，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在解释行业基准、行规以及政府资助条款上的创新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图2.2、图2.3）

一体化的居住方式——概念的延伸

在文献和相关网页上，“集合型居住方式”常被简洁地定义为不同年龄层的人群，或是有生理或心理障碍的人居住在同一个环境中。在集合型的住宅开发项目中，“……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居住在大型的建筑物中，这通常不是居民自己安排而是由特定的发起人组织的。发起人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和不同需求居民间的邻里互助。这种互帮互助被寄望于能够减少各种特定人群的障碍，防止他们被孤立。为了鼓励群体生活，通常都会设有交流空间，有的甚至可以得到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帮助”⁴。

定义往往只能在原则上被接纳，而在某些方面却显得过于绝对。例如，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由特定的发起人来组织群居生活，而不是居民本身？几个极为有趣的相关例子恰好展示了相反的体验和情况。

重要的是，有明显迹象表明行动不便的人不仅可以通过住宅项目的合理规划布局，更可以通过与不同人群的共同生活而融入群体生活中。一份由巴伐利亚建筑权威发表在《残障人士建筑与住宅》（Bauen und Wohnen für Behinderte）的工作报告力图延伸集合型概念，强调了由城市社会学模型所得出的结论：“‘集合型居住’的理念是鼓励不同背景且能够互相帮助的人们居住和生活在一起。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试图在独立而不孤独和安全可靠的非正式社区间寻求平衡，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能与其他居民共享其中，还有单亲家庭或是大家庭中的老年人等等。这些理念起源于一些小城镇、郊区和扩建的居民区，这里集合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拥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⁵。

图2.1 1996年，维也纳“Sargfabrik”；BKK-2。

图2.2 1996年，维也纳“Sargfabrik”；BKK-2。

当然小城镇、郊区社区和扩建的居民区并不是集合型居住方式真正的理想模式,然而它们却强调了“小即是美”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目了然的。这一价值理念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空间中互助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而具有可行性。作为一种社会特征,社区内互帮互助的精神凌驾于建筑本身。而从建筑的本质来说,建筑又如同一种社会行为,内含着一股凝聚大众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建筑作为人类互动的平台和空间,其类型固然可以影响人们互动的积极性,但它本身并不会自动形成一个社交关系网络。明确了这个问题等同于回归到了一个曾被我们抛弃很久的决定论。许多集合型居住方式的模式建筑出自一些尽责的建筑师之手,在他们眼里,住宅建筑并不是开发商手中抽象的商品。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作品的独具匠心也让他人无法复制。如今,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和新移民在内的综合居住,以及多元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间的交汇已成为集合型住宅开发项目的特色。由此我们所宣扬的“集合型居住方式”应该被理解成鼓励不同人群居住在一起,房屋结构的设计主题是为了满足残障人士、老年人、新移民、单亲家庭、拥有很多孩子的大家庭、青少年以及其他社会特定人群的需求,目标是让他们在一个非正式社区中有安全感和保障感。

综上所述,以下几个住宅形式属于集合型居住方式:

- 可以满足老年人和各年龄段住户的住宅
- 专为残障人士和轮椅信道设计的无障碍住宅
- 种族与文化交互融洽的居住环境(多元文化及宗教信仰)

现在,除了这些特殊人群,其他人群的需求仍然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 拥有许多孩子的大家庭
- 单亲家庭和单身人士
- 儿童和青少年

在一个住宅项目建造的过程中,特殊人群的需求应该被纳入一个协调的模式中,项目的规划与财政的可行性则是实现这个模式的基础。由于以上谈及的人群绝不是互相排斥的,那么实际上就不仅是一个由集合型居住方式所衍生的新概念,而是如何让不同人群和谐地共同生活等一系列源于客观实际的潜在性冲突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把“集合型居住方式”想象成一个动态的模式,强调生活方式及需求的多样性,并且将区域、目标群体以及未来用户的需求作为参数。显然,模式中各参数的比重各不相同,有时残障人士的融入会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有时则可能是新移民。“集合型居住方式”的原则就是对抗社会排他性,而这个原则也是新建住宅项目的理念之一。当然,新建住宅项目的主题是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久经世故的理解,其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建设了新的开发项目。集合型生活方式本身最终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展望社会未来趋势的平台,它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房屋居住问题的方法。集合型生活方式的建立并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它是由社会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渗透的产物。我们应该把束缚人群相处的壁垒去除掉,同时也要适当地设置人们所需的屏障。集合型的生活方式为社会勾勒出了一幅振奋人心的画卷。在乌

托邦的国度里,异己的事物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威胁,相反被看做是一个好东西,在这里,单一建筑理念正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等终究会被放任并融入我们多元化的社会中。

以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转型为契机发展集合型居住方式

过去几十年间的发展引导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些生活方式依次被认为是后工业时代多种经济形式的产物。然而我们在社会经济水平和政治环境上的认识却没有在房屋建造的机制上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是,一些房屋协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房地产行业商品的销售危机。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行业协会不得不终日面对‘搬家潮’的冲击。他们发现出租现有房屋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寻找能承担高价位公寓的客户是件困难的事,他们是潜在客户,同时也是由行规、租金和职业标准所决定的目标客户群。”⁶ 苏黎世的房屋租赁行业就是如此,而事实上任何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对于所有中欧城市而言,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进入服务型社会,工业生产转移到了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大型企业的投资环境也变得宽松起来。然而开发商想要进军服务型产业的策略导致市场过热,很快使市场陷入崩溃状态。这个时期,一些极具社会责任感的组织在苏黎世、维也纳和其他城市成立,把社会变革的一些方面纳入到新住宅开发项目的考量因素中,类似于今天所说的集合型,之后他们又迅速得到当地相关机构的协助。这些组织在民居结构的颠覆性变革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衍生出来的新生活方式也可以被认为是集合型居住方式的发动机。

图2.3



集合型居住方式与社会人口结构转型

社会的年龄结构问题在今后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原因是一个关键的双向因素：在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老龄化的同时，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在未来将会有许多没有较年轻的亲人照顾的老人独自生活。良好的医疗护理条件不仅让人们更加长寿，也使人们保持了长久的活力。因此上年纪的人会尽可能地支配自己独立的生活。一度有一些指导标准用来支持年长者的生活满意度：提供一些简单的服务、流动服务人员的照顾、为家庭生活而改良的设施，或者是有便捷通道的房屋和允许群居的环境。而如今二选一的情况——独自生活或退休家庭护理，已经不能成为未来有效的模式了。新的生活方式较少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尽管这是新生活方式所推崇的并适合年轻群体的，相反，却大多体现了年长者的生活特征。（图2.4、图2.5）

近年来，一些出色的退休家庭护理住宅已经被大众所认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建筑师Rainer Köberl设计的、坐落于Nofels的退休家庭护理住宅和瑞士建筑事务所Miller & Maranta专为老人设计的、坐落于苏黎世的Spirgarten老人之家。后者于2006年竣工，由1972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Altas基金会资助。⁷ 该项目综合了许多集合型居住方式的特征，尽管它号称老人之家，但实际情况却与项目介绍的内容有些矛盾：每间房子都有一个宽敞的凉廊，凉廊低矮的墙体方便久病卧床之人观赏到窗外的风景。城市规划对该项目有所限制，狭小的前院被用来作为入口的标志，联系着项目的交通要道。许多人会把这些方面当做此类项目的明显特征，然而，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强调其结构和质量。类似Miller & Maranta设计的老人之家有意暗示了酒店式临时性居所所带来的奢华生活方式，但却与老年人传统的住房理念背道而驰，而一直保有原有的生活模式通常会使我们永远无法承受对未来的展望。此外，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在一定情况下，大多数老人都愿意更换他们的住所。然而年纪越大的老人自己安排搬家事宜的能力越差。一个立志于研究老年人需求的德国Schader Stiftung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许多社区和住房协会已经认识到了老年人搬家必须排除的障碍，并开始提供相应的帮助。由开始的住宅互换到具有奖金机制的项目，发展了全方位的搬迁管理方式。以前仰赖奖金机制的社区和住房协会则转向更为复杂的搬迁管理系统。新管理系统框架的特点在于奖励点数的首要作用是减少搬家的成本费用。全方位理念对于不同的社区来说，取决于个人护理、奖励点数机制及组织化和技术性支持。”⁸



图2.4

图2.5



图2.3 1996年，维也纳“Sargfabrik”；BKK-2。

图2.4 位于苏黎世Altstetten的Spirgarten老人之家，总平面图（比例：1:4000），2006年；建筑师：Miller & Maranta。

图2.5 位于苏黎世Altstetten的Spirgarten老人之家，2006年；建筑师：Miller & Maranta。

单身人士和单亲家庭

社会变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单身人士和单亲家庭的数量正在增加。虽然与先前提到的案例不同，“集合型”这一概念对这些群体来说依然十分重要。高比例的单身人群与日趋增多的单亲家庭意味着对公寓或住宅开发项目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了新的要求，住宅开发项目应该被构思和规划为社区的一部分。原本的环境是怎样的？在原有的社区中，新增的住宅开发项目会带来什么变化？以前这些问题根本上只是作为次要问题来处理的。单亲家庭与单身人士的需求有类似的共同点，也有完全迥异的地方。邻里互助的一些问题，如“今晚谁可以照料我的小女儿？”或是“我的小子可以在邻居家过夜吗？”等成了新出现的议题。理想中的新型邻里关系可以在集合型住宅开发项目中得到发展，老年人可以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图2.6）

这一由慕尼黑Wagnis e.V设计的Rosa-Aschenbrenner-Bogen住宅开发项目就是一个以邻里关系为设计出发点的例子，从一开始项目经理就竭力创造一个能够融合各年龄段人群的住宅社区。该项目由包含92个单元房的四座建筑组成，于2005年竣工。以树木为围栏的庭院将一个五层楼高、长约100m的主楼和几个较小规模的独立建筑环绕其中，庭院中设有各类社区设施、Rigoletto咖啡馆和商业单位。主楼的高层单元房配有1.3m宽的高架行人道。每个高架行人道前都装有2.5m进深的脚手架并锚固于高架行人道上，住户可以用它自费安装阳台。这样除了每个单元房西面已有的一个阳台，住户还有机会拥有一个可以看到公园和社区庭院风景的露台。在建筑竣工后，这种交互式空间的大面积推广在短时间内便产生了影响，结果使有效区域与过往住宅建筑所提供的绿色隔离带和多余空间不再关联。在有关居住满意度的调查中，居民满意的态度十分明确。一名女住户坚定地说：“搬来这里是我迄今为止最明智的决定。”⁹

适合多代人的居住环境

为了迎合维也纳南部地区In der Wiesen-Nord大规模的城市扩建，我们，也就是Atelier Ebner/Ullmann，不仅做了一个整体规划，而且建造了一个适合多代人居住的住宅开发项目。对于这块新区内的约一万多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意识到奥地利的一个大型住宅开发项目正在使用一种跨越年代限制的建造方式。由于稍后本书专有章节来介绍这个工程项目，我们在此只是泛泛地叙述一下它的环境。（图2.7）

指引我们设计这个多代住宅开发项目的方针是一句箴言——“我们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由此我们想创造一种建筑模式，年轻家庭成员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安置在住宅开发项目中，但不一

图2.6



图2.6 主楼的高层单元房，Rosa-Aschenbrenner-Bogen住宅开发项目，慕尼黑，2004年；建筑师：A2 Architects。

图2.7 多代居住方式“In der Wiesen-Nord”，轴测图，迷你型Loft楼层平面图，2005年；建筑师：Ebner + Ullmann。

定刻意住在一个单元内。两代人之间或近或远的关系处在可以被掌控的范围内。这座包含92个单元的建筑还为学生设计了11个迷你型Loft（约31m²），此外还有30个专为老人设计的可监护公寓房（48m²~55m²）。在建筑左翼的底层设置了医疗室。当无障碍通道、低窗间墙、客厅与卧室的连接，以及高架行人道与庭院之间的交互安排等因素的构思多多照顾老年人的同时，也会得到年轻住户的青睐。

位于东翼第二层的迷你型学生Loft在尽量占用较小空间的同时，享有着3.2m的层高。多亏了不寻常的层高，床可以被推到厨房平台下。这与日本的居住文化相似，他们在白天把床存放起来。从加高的厨房平台处，人们可以看到窗外的公共空间和庭院。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不只是因为我们可以设计这些单元房的内部，而且还有使用者是暂住租户的原因。因为学生不需要添置家具，他们的搬进或搬出可能只有一个行李箱就足够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可能谈及维也纳传统大型住宅项目的所有细节，我也不能太过于强调构思一个具有跳跃性尺度的重要性。一个大胆的设计取决于细节；相反，最老套的手法，像床的可隐蔽存放这类最细致的解决方案在与搬入新居的心情比较下是不值一提的这一说法是不对的。

当我们计划In der Wiesen的多代住宅开发项目时，有许多简陋的设计方案和一些大学周边的住宅项目可供参考，如一座1986年在维也纳附近Brunn am Gebirge建造的六户式建筑。一个多代建筑项目很难被认同，在柏林一项完工于1995年的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柏林Stadtwerkstadt翻新了一个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住宅项目，损坏的地方被贴上石板，扩建并添加了一个老年人公寓。新翼楼与一座老建筑共同构架出了一个冥想庭院。基于一种荷兰建筑类型而建造，设计者们将之取名为“Hofje”。在没有谈及项目细节的情况下，以下的引言强调了十年前人们对于老年人融入集合型居住方式的认知和讨论少得可怜。

“几代人住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也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居住方式。可悲的是我们不得不成立一个协会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而日常应用到的建筑学却无能为力。除了简陋的规模，从‘Hofje’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¹⁰

在建筑规模方面较突出的是由建筑师Ernst Roth于1994年在卡尔顿（Kärnten）菲尔德基琴（Feldkirchen）建造的一个多代住宅项目。以上的两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仍是当时的传统建筑，但并不意味着简陋。这些不会影响设计者和管理者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因为他们在“遭遇新理念”时的巨大成功而难以被低估。

（图2.8）

一幢如同Otto Kapfinger分层式的建筑能建造得如此简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整合各方面的技术能力，比如整合适合多代人居住的空间系统、使用和生活周期间的转换、具备生态学理念的材料和能源平衡。¹¹在空间和设计上革新的建构方式常被用来解决革新性社会议题。Roth使用了工业化的预制木材来建造镶有玻璃的宽敞出口，设计了巨大的阳台，并把多代人居住这个议题带

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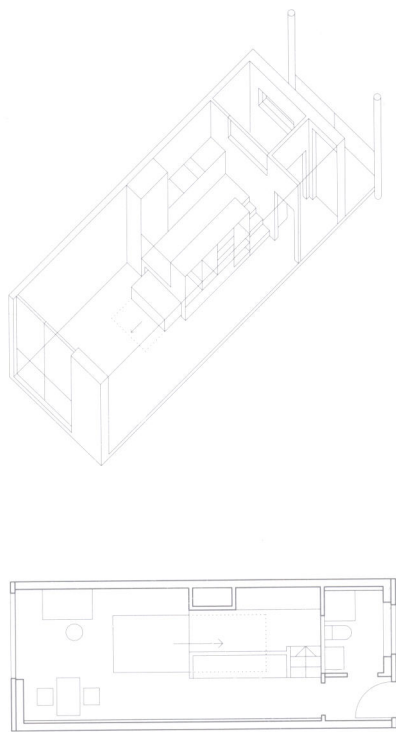


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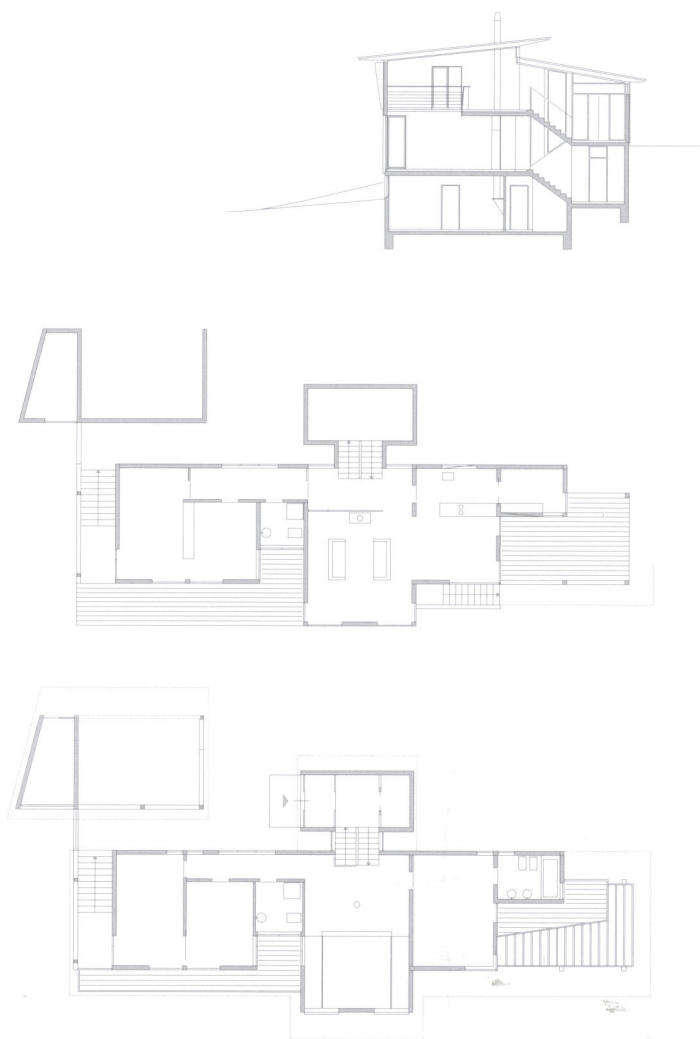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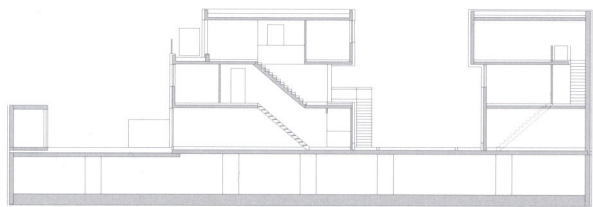


图2.9



出了社会边缘的死角。它们的附加值可以被用来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学论文成为建筑学意义上的革新方式的社会形式。作为中标方案，由建筑师Lautner和Kirsits¹²在维也纳设计的住宅项目Hängende Gärten和由03 München的Büro für Städtebau und Architektur设计的Generationenwohnen Mainz展示了主题的广度，特别是在城市空间建设方面。（图2.9、图2.10）

在瑞士有两个一直吸引国际目光、模式特征常被比较研究的项目，它们是苏黎世附近的KraftWerk1和Regina-Kägi-Hof。¹³两个项目的主题被认为具有集合型特征，以下一段引言出自关于这两个住宅开发项目的一片研究文章：

“参与这两个住宅项目的人员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被认为是极具革新意识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坐落于工业区旧址；拥有相当大的建筑体量，方便合作；建筑外观；空间与使用理念；基于生态学和建筑生物学上的考虑——虽然程度不同；以及一些必将载入开发项目合作和细节价值历史文脉中的社会主题。两个住宅项目都愿意免费为弱势群体（残障人士、大家庭、单亲家庭、外国人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¹⁴

然而问题是项目的发起人有些急于求成，以至于KraftWerk1的一些高标准并没有在所有方面都得以实现：

“KW1有志于使其居民构成与整个苏黎世市平均人口分布相当。在建筑的第一期工程中，这一目标只实现了一部分。苏黎世人口中有30%的外国人，而居住在KW1的外国人只占15%。KW1中老年人群所占比重也明显偏低。苏黎世人口中年龄超过64岁的老年人群所占比重接近18%（2001年数据），而KW1的同组人群根本不具代表性。”¹⁵（图2.11、图2.12）

根据规划者所述，研究报告出炉后的这几年来，KraftWerk1的居民人口比率已经趋近于预期的平均参数。¹⁶而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指出的并不是人口比率是否能精确地达到渴求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像KraftWerk1的公共设施和居民社区团体这些集合型度量方式正在经历重生。

事实上，像Arno Lederer这样的建筑师认为“共享式老年寓所”将会是未来的建筑模式。Lederer宣扬共享式老年人寓所是一个分担风险的社区，成员可以互相帮助，合力管理和看护居所，同时大量的单身老人可以创建一个社交型的生活氛围。无论这种20世纪60年代的模式在一些项目上成功与否，对个案而言，它们将会为克服人口结构难题做出贡献。

多元文化的生活环境

在大量移民涌入欧洲、城市和郊区中移民街区资源短缺这样的大背景下，集合型居住理念便成了一个热点话题。让拥有不同文化、道德观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是一个挑战，对于欧盟国家和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不能靠机遇来解决的难题。在德国一些城市里剑拔弩张的情形、在巴黎郊区贫民窟内的暴力冲突都是因为城市规划造成社会人群隔离而引发的。这再一次涉及到建筑该如何与这些情形做斗争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必然是有限的，毕竟这违背了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平稳运行规律”。¹⁷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共同居住模式的隔离模式本身不应该被排斥，而集合型居住也不该被理解为是包治百病的灵药。恰恰相反：芝加哥学院的社会学家强调，隔离事实上是一种城市居民凝聚的特征。对于他们来说，“在城市里不同种族的隔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不同的族群需要一块特定区域来对应他们的需求和能力。”¹⁸ 这种区域的优点是能让新移民在保持原有特征的同时又能建立起新的人际网络和邻里关系，转而成为融入大众的前提。失去根源或者被剥夺了文化特征的人是不可能融入社会的。

支持接触假说的人反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不同生活方式的混杂恰恰促进了理解和宽容。然而，我们更愿意提升集合型模式假说以切实了解欧洲城市的规模、融洽和类型。

在维也纳，18%的外国居民比重使其荣升为移民之都。然而其城市主题却恰好相反，打着极度排外口号的政党在当地竞选中获得成功。集合型模式的住宅开发也因此有目的性地在公众场合宣扬这个主题。尽管由建筑师Heidecker和Neuhauser规划，并竣工于1996年的作品Interkulturelles Wohnen被怀疑是否如同发展商所说的从2006年可以回头看到过去十年间卓有成效的一体化工作——“一个进化了的功能性住宅社区！”，但其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由Heidecker和Neuhauser规划的Interkulturelles Wohnen住

- 图2.8 菲尔德基岑多代住宅建筑，1993年；
建筑师：Ernst Roth；剖面图、楼层平面图。
图2.9 位于美因兹的多代住宅建筑，2005年；
建筑师：O3 München。
图2.10 位于美因兹的多代住宅建筑，2005年；
建筑师：O3 München。

图2.10





图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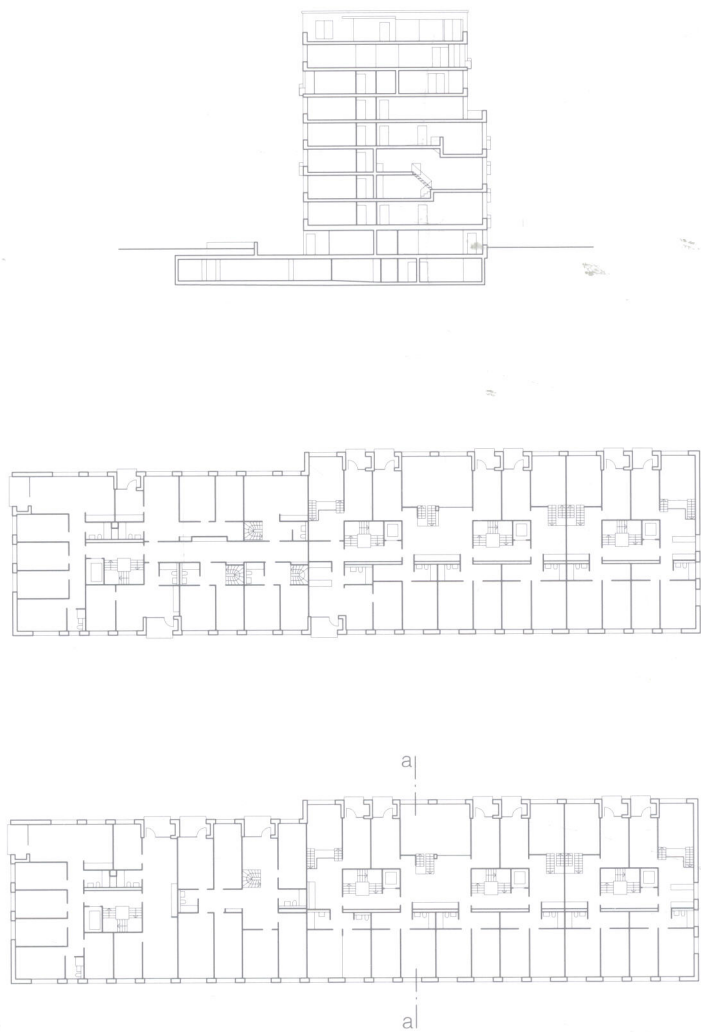


图2.12

宅小区里，除了奥地利本地居民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波斯尼亚、波兰、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菲律宾的居民。首批住户中20%出生于国外，大约12%的居民是外国人和本国人合住，其余的68%都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住户对于房屋环境的满意度很高，51个享受出租住房补助金的住户流动性很低也证实了这点。¹⁹ 值得一提的是，由维也纳房屋研究协会发起的一个结伴项目在促进邻里关系时功不可没。它组织了一个住户见面会，让住户尽可能自主商定有关社区设施的议题。在建筑层面上，一个让人备感亲切的内置庭院、一个高架行人道交互系统和一个漂亮的社区会议室营造了住宅小区交流沟通的氛围。

“文化熔炉和少数族群集合区”并不是这个由Peter Scheifinger设计的不同族群居住项目的主题。不顾房屋布局的高密度，项目甚至规划了花园。位于中央两侧的所有单元房都有一个私家花园，一层的单元房还有一个私家前院。从二层的中央走廊可以通往一层到三层的出租房，它们有自己的私家屋顶花园，各自的入口可通往公共楼梯。为了打破中央走廊的沉闷，通道由公共凉廊延伸开来。北翼上方和南翼下方的单元房在屋顶上有私人凉廊和公共花园，公共花园由建筑开发商负责管理。花园所呈现出的田园景色迎合了乡村移民的心理。该项目超越世俗装饰的理念已被世人所关注。在任何情况下，这类项目都值得称颂，因为它把融合移民的主题带入了维也纳社区中。（图2.13）

无障碍公寓和住宅开发项目的基准

在德国，对于无障碍建筑结构的规定是由DIN 18025基准中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统筹的。它的第一部分着重于规划、实施和构造可以让轮椅自由进出的公寓，第二部分则是更加宽泛地关注于公寓和住宅开发项目通道的畅通性。其设定的目标是建造无障碍的国家资助房，并让这个基准在总体上应用到房屋结构中。在规划这样的工程时，有必要向相关法律、法规机构咨询。²⁰ 由于这个话题在本书的另一篇文章中将有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超越字面意义对基准的理解上。因为我们不能把只按照基准建设的信道区域和楼层规划的住宅项目称为集合型。我们不应该在造好房子之后再辛苦地按照规定的宽度安装门，而是应该从一开始就为公寓制定一个开阔的楼层规划，这样可以完全避免走廊和通道过于狭小的问题。要让残障人士和行动不便人士融入住宅项目中，就要求有专为不同功能的生活空间分割而设计的楼层规划。这样即使一些因为疾病、体弱或卧病在床而行动不便的人们也可以融入到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无障碍集合型住宅开发项目的目标是不同社会人群和家庭类型能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项目要求风格多变且类型不同的单元房、公共空间和方便的通行。在一份关于无障碍住宅开发项目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向住户寻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

（表2.1）

研究报告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在一开始就应该构思好单元房的结构，这样在未来有需要时，房间的格局可以被轻松地调整，即